

皇霄仙 一座千年古刹的重生

谭穆喜

仙鹤飞去是何年？灵迹犹存古岭边。
藤老龙蟠疑护法，山深禽语似谈禅。
手拈枯木身忘俗，口吸清泉骨欲仙。
邻叟不知唐世远，犹言谢母旧因緣。

茶陵人大抵都听过这首诗。此诗所述乃是茶乡境内一处名为皇霄仙的千年古刹，址在今秩堂镇东坑村境内。

史传，唐时此地无泉缺水，灌田浇园全靠天泽。古人为祈求上苍降雨，农耕稼穡，故取地名为霄乡，山叫霄山——“霄”为古时求雨祭祀之意——孝霭祥和真人骑鹤过境东坑，因渴甚求水谢家，谢媪好德善行，从很远的地方提水烧开给萧喝。萧真人很感动，即命鹤啄啄石壁七窍，七日后清泉迸涌，世称霄泉。从此浸润无间，赤旱无忧，乡人世食其德。为纪其功德，唐德宗年间，乡人在泉边建霄山寺祀之。

南宋孝宗时期，霄乡人、当朝朝马谭斗南奉旨回乡省亲，以霄山山水为原型，作《居里山水图》回京呈孝宗御览，并绘声绘色讲述了霄泉的传说。宋孝宗深为霄乡风光和传说所陶醉，乘兴题前引诗词于画，自此，霄山、霄泉之名被御封冠以“皇”字，大沾皇恩，霄山寺更名为皇霄仙，名声大振，吸引湘赣边界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朝拜，经年累月法事不断，闻名遐迩……

沧桑变幻

皇霄仙山川形胜，风景旖旎，又得到了宋孝宗的御题赐封，声名鹊起，千百年来，无数文人骚客曾来此探幽访胜，并留下吟咏诗篇。

明代大学士张治为故乡的皇霄仙吟诗多首，其中《五律·皇霄仙》“石路沿流水，江村带古堤。日迎双径合，天抱万峰低。地险连吴楚，碑残识晋齐。蛟龙深窟底，风雨忽虹霓”，描绘了皇霄仙天造地设的优美风景；清代大学士彭维新为家乡的皇霄仙，既作《霄泉记》，又吟诗多篇，其中《五律·皇霄泉》“匡廬山容复，玲瓏地液通。七星开窟窍，万斛沸笙簧。鹤说空王偈，龙依佛子宫。大田征旧事，霖雨出林丛”，字里行间讲述了皇霄泉传奇故事和佛教文化的兴旺；清代贡生谭绍统的“泉流曲间声梵梵；木落空亭叶叶禅”，写出了皇霄仙幽深寂静的风情和佛事昌盛的景象……

日月盈昃，世事沧桑。皇霄仙历经一千二百多年的岁月淘洗，已步入履蹒跚的老境，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因投入无着，疏于管护，已是一片败落不堪、险象环生的景象。

为振兴传统文化，重光历史名胜，秩堂镇党委、政府、名望乡贤和有识之士借乡村振兴的浩荡春风，倡议对皇霄仙折旧重建。倡议一出，旗召令行，得到了宗教、文物、国土、建设、房产、交通、环保、水利等部门的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热情捐

助。重建工程自2022年7月开始，经过一年多的用心宣传、精心组织、匠心施工和全心建设，一期工程于2023年12月全面竣工，在2024年立春的喜地声中乔迁迎客。

重建后的皇霄仙，青山环抱，碧水长流；宝殿巍峨，气势雄伟；唐风宋韵，蔚为壮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洞天福地的皇霄仙，沐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春风雨露，枯木逢春，柳暗花明，再次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充满着旺盛的活力。

古刹新生

春日里走进皇霄仙，四围群山簇拥，春树葱茏叠翠，清澈晶莹的泉水潺潺，雪白银装的山岚袅袅，好一片清静秀美的明媚春光。沿途新立的三处风景文化石，高耸挺立，神奇自然，镌刻的鲜红大字，内涵丰富，历史厚重，给人以扑面仙风神韵之感，是文化创意的点睛之笔，为景区增色不少；路旁的成片茶园，高低错落，阡陌纵横，在春风里摇曳着新枝嫩芽，如一幅充满诗情的画卷；步入拓展的前坪广场，地势开阔，天高地迥，峻岭奇峰列屏，四野春山摇曳，使人风云壮襟，山水开怀；广场边的文化墙，古朴典雅，承载着皇霄仙的历史厚重，叙述着皇霄仙的人文传奇，是游人香客的网红打卡地；大殿门前两株翠绿苍劲的古柏树，铭刻着曾经变迁的沧桑岁月，见证着当下改天换地的煊变新生，憧憬着未来日新月异的美好前景……

登步拾级而上，巍峨雄伟的大殿朱门洞开，迴廊曲径，肃穆庄重，四檐的风铃在春风里敲响久远的悦耳之音，屋顶金色的鸱吻在阳光照耀下，金光璀璨，闪烁着皇霄仙重光的灿烂辉煌。殿堂内富丽堂皇，菩萨庄严，重放慧光，晨钟暮鼓，香火缭绕，氤氲出仙风灵气，赐福苍生；更见大殿旁的七窍清泉，曲栏流水，潺潺溶溶，既波动着皇霄仙的清幽别致，又携来千秋福泽，伴随潮涨的春流，普度众生，思虑久远。

春润皇霄仙，树绿、泉清、山幽、景明，万物盎然生机。重光的皇霄仙胜景，吸引了湘赣边的无数游人香客朝拜、祈福和揽胜。新春春节的初一至初五日，每天男女老少，善男信女，成群结队，纷至沓来，人车接踵，绵延成十里长龙。大殿内，人头攒动，香烟环绕，烛火通明，顶礼膜拜。前坪广场，烟雾遮天蔽日，炮屑鲜红遍地，人气爆棚，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一派“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繁荣景象。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皇霄仙在和煦明媚春光里，在晨钟暮鼓的悠扬中，在梵语禅韵的传唱间，成为群山丛中超凡脱俗、风景幽静的一大胜地，仿佛是仙境世外桃源，红尘的浮躁在此安静，世间的烦恼在此放空，人生的愿景在此祈禱……

春天里的皇霄仙，香火灿灿，烟气袅袅，春色满园，生机勃勃，显得更加神奇通灵，超凡脱俗，“暮鼓晨钟惊宿鸟，山前岭后尽春晖”！



文旅株洲 可亲可爱说昭陵

马立明

昭陵于我，可说是再熟悉不过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溁口工作，家在龙船港，常乘株洲至王十万(有段时间延伸至衡山)的轮船回家。那时，我们那个地方的人走南闯北，都是走水路坐船而出的。轮船清晨从王十万发出，经彭隆港、朱亭、梅冲、华石后，约莫八点半，就到我们龙船港了。上了船，轮船顺水直下浚田，浚田的下一站便是昭陵……这样年年岁岁，我不知多少次路过昭陵。

这昭陵，从江面上看，江岸壁立、陡峭，雄峙在江边的麻石码头，或直或斜直插江底，隔很远就知道这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街市，特别是那长长的沿河街，在绿树的掩映下，神似一幅风光旖旎的山水画。轮船抵达昭陵时，岸上围观轮船和接送客人的人，至少有数百人，尽显该码头的人气。

记得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昭陵，还是在1973年，当时我在生产大队任农技员兼手扶拖拉机手和柴油机手。那时抗旱，需要购柴油机抽水。这年夏，我和一个名叫李文田的大叔，奉命驾一艘过河划子(载重量约三至四吨)，去株洲市柴油机厂提货。我们从龙船港出发，顺湘江直下，过浚田、河洲，到达昭陵时，侃侃告诉我，这昭陵的街道，远比我们龙船港长；码头个数，也比我们龙船港多；那街上的人呀，是我们龙船港的两三倍……

我们从株洲返回时，逆水行舟，极难行。要是碰到激流险滩，我会干脆丢篙弃桨，跳上岸当纤夫。船至昭陵滩这段极难行险的水域时，我紧扯纤绳，侃侃在船尾，篙、桨并用，小心翼翼地掌控着船行方向，好在盛夏枯水期，水量不大，我跟侃叔又默契配合多年，再加上我们船小载重量轻，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闯过了此滩。

昭陵滩之险，古籍中有不少记载。《读史方舆纪要》卷八说：昭陵滩，“怪石屹立，水势汹涌，舟行而悍其险”。乾隆《长沙府志》卷五云：昭陵滩，“滩石险阻，行舟覆溺者甚众”。历代诗人在这里经过时，也都留下了许多壮美的诗篇，如杜甫的《解忧》、陈蓬园的《过昭陵滩》、丁德泰的《过昭陵》、张文炳的《昭陵滩二首》、张九铤的《昭陵滩竹枝词三首》等等。

1972年，我有幸参与了黄竹港高排渠道的建设工作。那时，我和工友们，每天都要到该港口处的昭陵滩挑河砂、卵石，抬头便能看到岸上那处遍地瓦砾的坎亭堂遗址。据资料记载，这次亭堂始建于1738年，毁于1944年，占地面积约5亩方圆，八字门朝向东南，四周筑有围墙，分上、下两厅，中

有天井三口，一字排列，共有正、厢房十九间，杂屋数间，可容纳数十人食宿，旧时客商如有翻覆，驻于此地的人员会第一时间出来救援。堂前旧时还筑有炮台，架有松木火炮，戒备森严，亦有军事防卫之用。好在如今这昭陵滩江面上有航标，江岸上亦有航标灯，加之下游的三门建有航电枢纽，高峡出平湖，昔日的险滩已变为通途，幸哉！

前不久的谷雨时节，我随市区一帮朋友故地重游，再次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昭陵老街。如今的昭陵虽没有当年那么热闹、繁荣，但老街、老房、老码头和上了年纪的老树依然在，单株洲市人民政府(今溁口区)公布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就有好几处，像“昭陵影剧院”、“昭陵冰厂”等的老门牌，还有昭陵火车站和长长的月台，仍能见证昭陵古镇昔日的辉煌与格局。特别是那些生长了数十年上百年的老樟树、老槐树和枫杨树，枝似虬龙，直插江面与天际，更显老街的苍古与厚重。我们徜徉在这些老树下和老码头边，真是一步一景。

老街的下端，有座“伏波庙”，里面供奉着我们马氏先祖马援将军的塑像。原来，昭陵之得名还与这位显赫将军有关。五代十国时，楚国的建立者马殷据湖南，尊马援将军为祖先，奏请唐王李升封伏波将军马援为“昭灵英烈王”，并在马援当年南征交趾屯过兵的溁口、昭陵滩、武陵(今常德)、保靖四处立“伏波祠”，塑马援像奉祀于祠中，其地亦易名为“昭灵滩”。南宋时期，诗人乐雷发游历自此，写下《昭陵渡马伏波庙》一诗，误将“昭灵”之“灵”字为“陵”字，以讹传讹，“昭灵”便成“昭陵”了。

又传，昔时的昭陵“街房沿湘江东岸呈弧形，南起河洲站，北抵乌鸡山，度以丈量，足有四公里之遥。”后因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率战船沿湘江北上，为尽快攻打潭州(长沙)，夜闯昭陵滩。因天黑难以前行，于是下令火攻昭陵街，大军借火光冲天越滩过滩。十里长街昭陵，一夕化为灰烬，如今只留下“昭陵三千六百铺，还除蔗糖、煮酒、打豆腐”一说，想来也是令人痛惜！

昭陵对河，便是我的家乡市乡的大庙前村、白莲村和黄竹港村——如今，这里区划调整为龙船镇了——忆往昔，这里有我当年学开手扶拖拉机的文伯老师傅，有我中学和师范时的同学黄艳琼、林秋和……面对河西，我不免又生发出许多乡愁来。

采凤归来，我想，上面所述的昭陵，不管是历史的、文化的还是近代的，都是我们民族文化最优秀的积累，是前人留给我们的最好的宝贵财富，敬希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借助乡村振兴这股东风，毫不迟疑地挖掘、保护、利用和推介出来。如果这篇文章做好了，昭陵准是一个旅游网红打卡之地！

神农城迹

2024年5月28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马晴春

株洲文脉

淶江书院 千古风流耀湖湘

李文金

离开了仙观，下到南天门，极目望远，可俯瞰到山脚下的醴陵全城。

青山如屏，渌水如带，仙岳山、凤凰山、梧桐山、夫子岭、冯山四面环抱。渌水绕城郭，青山叠画屏。起元塔耸立于城南马背岭上，飞檐翘角，高耸入云。静卧在淶江河心的状元洲，与原县衙遥遥相对，与淶江古桥丁字相连。

状元洲上的状元阁雄居洲头，直插云霄，民谣有云“洲过其门前，醴陵出状元”。明代醴陵文人唐寅因此扣问：“古谊久虚终必应，迅雷何日起鱼龙？”为什么古谊不灵验？醴陵籍著名风水师、同治皇帝陵墓风水官廖鸿举堪舆风水后，给出解读，他说：醴陵风水败在全城如屏风一样的一圈高山，人才不仅难以走出醴陵，还会形成窝里的长久格局。城南门外的碧山岭与马背岭连接之处，山势陡然跌落，形成平缓的“马背”之势，导致了山川的钟灵毓秀之气外泄，只有在马背岭上建一座宝塔，才能保住这一方地脉。县里人笃信无疑，慷慨解囊，很快便捐建了一座宝塔，取名“起元塔”。

“起元起元，喚起状元”。起元塔建塔数十年后，在清末至民国这一段历史时期里，醴陵的确风云际会，人才辈出，涌现了一大批像我爷爷李隆琦、李隆邦(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权、耿飚等人在内的革命先驱、国共将领和著名的专家学者——近人有诗叹曰：“淶江渌水绿悠悠，三刀石下状元洲。马脑潭前龙显爪，姜沔文笔点春秋。”而这些著名人物，多少与淶江书院有着或远或近的渊源。

我们从南天门下到淶江书院，走近这座名震古今的千古书院，了解它的非凡史实与精神特质。

淶江书院始建于宋淳熙二年，前身为西山书院，宋明时一直作学宫使用。清乾隆十八年，知县管乐倡建于青山山梯云阁下，才正式命名为淶江书院。清道光九年，知县陈心炳又将其迁址于仙岳山上。

南宋乾道三年，大儒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一路向北，赴潭州岳麓书院拜访好友张栻先生。醴陵地处“吴楚咽喉”，是湘东的门户，亦是北上潭州岳麓书院的必经之地。朱熹及弟子经一个多月长途跋涉，行程三千余里到达醴陵，北上经株洲至长沙岳麓书院。

绍熙五年，时任潭州州判兼潭州荆湖南路安抚的朱熹，在吴猎、黎贵臣两位醴陵籍弟子的陪同下，再次抵达淶江书院传播理学思想。吴猎是湖湘学子中得朱熹、张栻学问真传的核心人物，“猎初从张栻学，乾道初，朱熹会于潭，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表率之”。得益于名流云集的盛会名师的指引，吴猎后来成为湖湘文化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朱熹此次来醴陵，曾写下绝句以纪其事，诗云：“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益怅然。临深履薄量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

淳熙二年，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谪居茶山讲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他创立婺学，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曾与朱熹同撰《近思录》。他在醴陵淶江书院大讲他的浙东学说，醴陵一时成为理学和婺学交锋的主战场，“醴人士望风景从，争相亲炙”，充分展现了淶江书院兼容并蓄的学术氛围浓郁有如春秋时代稷下学宫一样的时代风范。

在淶江书院的门前，一棵树龄高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古樟，被誉为阳明樟。明正德二年，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路过醴陵，在淶江书院停歇。在龙场悟道三年后，王阳明在淶江书院开坛讲心学，百感交集之下，在此写下一首颇有禅意的七律古诗：“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僧居却在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该诗铭刻在古樟树下的石碑上，禅意深远，意蕴于情。

醴陵淶江书院，承载着醴陵文化深厚的历史。从朱熹到吕祖谦、王阳明的理学与婺学、心学之争，再到两江总督陶澍与山左左宗棠在淶江书院彻夜长谈，宗师与名流山水相逢，珠联璧合，共同开创了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学风，为湖湘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石。

此时，淶江书院门前火红的古樟，在秋风中摇曳着火红的叶片，仿佛热情洋溢的醴籍学子，在骄傲地分享湖湘文化在此发轫的喜悦与荣光。醴泉从仙岳山山涧经小溪涓涓汇集，流入渌水，用潺潺的低语，诉说着仙岳山的神秘传奇。

生长在醴陵这一片人文蔚起的土地上，我自觉得有祖上积极用世、追求作为的强大基因，更深受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敢为人先文化的深切熏陶，无论在经济制约严酷环境下大胆的提篮小卖，还是毅然走出山乡，追求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努力，或者如后来放弃国企饭碗，走上自主创业的个人奋斗，都能从中找出地域文化家族文化还有湖湘文化积极影响的显明印记。

在创业工作之余，在反省失误之际，偶然一次的登临仙岳山、往拜淶江书院之游，其实是一次思想洗礼精神充电的提升经历。人不能只低头拉车，而不习惯抬头看路，只有不断前行，又善于从失败中修正自我，让自己的心智变得强大起来，才能真正成为生命的强者，并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事来。

